

跨文化视域下古代朝鲜文人对贾岛的接受

——以朝鲜王朝为中心

黄雅丽 (HuangYali)¹, 张同胜 (ZhangTongsheng)²

摘要: 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与古代中国渊源深厚, 古代朝鲜文人对中国唐代诗人贾岛的接受自新罗时期至李氏朝鲜王朝从未中断, 并在李朝达到顶峰。在朝鲜文人心中, 贾岛凝结为四个典型形象: 佛门返俗的诗僧、穷苦困顿的诗人、文采超群的诗人和骑驴推敲苦吟者。朝鲜王朝文人对贾岛苦吟诗的接受情况各不相同, 一些朝鲜文人通过次韵、用韵、集句和化用等形式学习贾岛诗歌, 对其诗风和苦吟诗法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认可; 然而, 一些深受儒家影响的李朝文人却批评贾岛的苦吟推敲之法, 对其幽僻苦涩的诗风也不予认同。

关键词: 贾岛; 跨文化交流; 苦吟; 朝鲜王朝; 接受

Title: The Acceptance of Jia Dao by Ancient Korean Literati from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Centered on the Joseon Dynasty

Abstract: The countries on the ancient Korean Peninsula had a profound historical connection with ancient China. The acceptance of Jia Dao, a poet of the Tang Dynasty in China, by ancient Korean literati began in the Silla period and continued uninterrupted through to the Joseon Dynasty, reaching its peak during the Joseon Dynasty. In the minds of Korean literati, Jia Dao was perceived as embodying four typical images: a poet-monk who returned to secular life from Buddhism, a poor and distressed poet, a poet of extraordinary literary talent, and a poet who painstakingly deliberated over his verses while riding a donkey. What's more, the literati of the Joseon Dynasty held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Jia Dao's painstaking poetic deliberation. Some literati learned from Jia Dao's poetry through composing poems in the same rhyme scheme, using the same rhymes, compiling sentences from his works, and adapting his expressions. However, the literati in the Joseon Dynasty who were deeply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criticized Jia Dao's method of painstakingly pondering over and refining his verses, and disapproved of his remote and bitter poetic style.

Keywords: Jia Dao;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rduous Poem Composition; Joseon Dynasty; Reception Study

朝鲜半岛与我国一衣带水、渊源深厚, 自箕子时期到朝鲜王朝时期与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持续往来, 其文化深受中华文化之影响, 故被称为“小中华”。时至今日, 韩国仍是域外保留中国汉籍最多的国家。在众多国家、地区中, 朝鲜半岛的汉学研究历史颇为悠久, 成果灿然可观。

唐代诗人贾岛对后世影响深远, 他苦吟作诗, 多写荒凉枯寂之境, 长于五律, 重炼字炼句, 多写琐

¹ 黄雅丽 (Huang Yali), 兰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汉语国际教育。电邮: huangyali1003@163.com。

² 张同胜 (Zhang Tongsheng) (通讯作者), 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比较文学。电邮: hopemark@126.com。

细的日常生活情景，内容比较单一，与孟郊一同被称为“郊寒岛瘦”。从晚唐、五代、宋代，一直到明末、清末，大量文人追随贾岛的脚步，形成源远流长的“贾岛时代”。张伯伟（1996）认为，朝鲜汉诗深受中国诗学影响，又多学唐宋。作为晚唐代表性诗人之一，贾岛以其苦吟为底色创作诗歌，对中国和朝鲜半岛均有深远影响。故而本文将从域外汉籍出发，探索贾岛苦吟诗在朝鲜半岛的流传和接受状况，从中韩两国文化的渊源关系入手，将两个民族间千丝万缕的文化凝结在跨文化文本与交流之中。

一、贾岛诗歌在朝鲜半岛的流传情况

因缺乏史料记载，贾岛诗集具体何时传入朝鲜、是何版本尚不得而知。韩国全寅初（2005，p.296）发现，目前韩国馆藏贾岛别集仅存一部，即韩国润松文库（即韩国民族美术研究所）所藏《贾浪仙长江集》，其具体信息如下：

写本/1卷1册，长宽为18.8×26.8cm，表纸书名为《贾长江集》，印：赐号善斋，闵丙承印。

关于闵丙承是何人也，《朝鲜王朝实录·高宗实录》二十三卷高宗二十三年（1886）十二月十五日曾记载“以闵丙承为成均馆大司成”¹，此段史料可以佐证闵丙承大约生活在清朝末年。但仅凭借以上信息仍无法确认此书来源，无法确认更多信息。

除此之外，朝鲜半岛文人编纂的唐诗总集、选本收录一定数量的贾岛诗歌，从中可以窥探贾岛诗歌在朝鲜半岛的传播线索。

贾岛诗名最早见于新罗末期文人崔致远的诗作中。崔致远自12岁时离家来到长安求学科举，到28岁返回新罗。他饱读诗书，被誉为朝鲜汉文学的“开山鼻祖”。崔致远在唐期间作诗《和张进士乔村居病中见寄》写“一种诗名四海传，浪仙争得似松年”，“松年”下注“乔字也”（崔致远，1990，p.152）²。松年是崔致远在唐游学时友人张乔的字。此诗句援引贾岛“浪仙”之名，表明崔致远在华期间早已听闻贾岛诗名。具体而言，张乔曾于咸通年间（860-874）参加京兆府解试；884年，崔致远以“国信使”身份东归新罗，故推测此诗最早创作于咸通年间至归国之前。据此合理推测，大约在860至884年，贾岛诗名已被朝鲜半岛文人耳闻，并在新罗末期开始流传。然而，贾岛在此诗中以典故的形象出现，其作品的传播尚不明晰。

至高丽时期，朝鲜半岛的汉诗创作愈发繁荣。贾岛作为晚唐诗风代表之一，在高丽时期也不乏受众。依据现有能够查阅到的韩国馆藏资料可知，现存最早收录贾岛诗歌的选本为高丽初期出版的《夹注名贤十抄诗》，共收录浪仙诗10首³，其中4首即《崔君夏林潭》《赠岳人》《愚性疏散常以弈棋钓鱼为事》和《临晋县西寺偶怀》为域外所发现之新诗，剩余6首与国内所流传版本的《长江集》略有不同。据此可知，最迟在高丽初期，贾岛诗已经在朝鲜半岛广泛传播。

高丽明宗时期的林惟正擅长集句，朝鲜半岛古代第一部诗文集《东文选》收录了他创作的46首集句诗。林惟正（1969，p.75）在《宫中四景集句·夏》便引用了贾岛的诗句“何处添佳景（无本）”⁴和“新衣裁白纻”。贾岛诗歌能够进入林惟正的集句之作，可见林惟正对贾岛诗歌的熟稔，亦可反映贾岛诗歌在高丽文坛的影响。

¹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2023年5月8日）：“高宗实录”，http://sillok.history.go.kr/?jsessionid=fpRW6hKxPeoBZMmFy8xEPblWMyiOcbSzlL0SPba.node20id/wza_12312015_002.

² 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80-2011）：《韩国文集丛刊》。景仁文化社。以下引文只标注年份和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³ 十首诗分别为《送道士》《寄韩潮州》《崔君夏林潭》《送周元范归越》《早秋寄天竺灵隐二寺》《赠岳人》《赠元郎中》《送崔秀才归观》《愚性疏散常以弈棋钓鱼为事》《临晋县西寺偶怀》。

⁴ “无本”是贾岛出家时的法号。此句不见于贾岛诗集，或为逸诗。

李氏朝鲜王朝时期，李朝秉持事大以礼、交邻以道的态度，不断加强与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往来。通过朝廷赠书、访华使臣、商贾购书和私人馈赠等多种方式，来自中国的汉籍文本跨越海洋流入李朝，并通过官方或私人的途径进一步在朝鲜半岛流传。随着诗歌和相关选集在李朝大范围传播，贾岛的诗文开始大量出现在朝鲜文人的诗文作品之中，随着各类诗歌选本在朝鲜文学界的流行，浪仙诗被广泛传阅，朝鲜文人对其接受达到顶峰。

目前，已知有不少韩国馆藏选本收录贾岛作品，主要流行的选本有《古文真宝》和《唐音》。《古文真宝》出现在宋代，流传入朝鲜半岛后传唱度极高，如今韩国馆藏《古文真宝》版本颇多，其中五言古风短篇中收录浪仙诗《访道者不遇》和《剑客》二首，内容与国内主流版本一致。关于《古文真宝》在朝鲜半岛的流入和传播情况，韩国学者朴三洙（2001）已有详细论述。《古文真宝》是李朝儒生的必读教材之一，无论是咿呀学语的稚童，还是学识渊博的大儒，都深受此书的影响，而贾岛诗作也随之名扬海东。

《唐音》由元代杨士弘（一作宏）编撰而成，成书于至正四年（1344年），全书共十五卷，其中卷六收录贾岛部分诗歌。此书何时传入李朝尚无史料可稽，《朝鲜王朝实录·燕山君日记》第五十八卷燕山十一年（1505年）五月十九日记载：“《唐诗鼓吹》《续鼓吹》《三体诗》《唐音诗》《诗林广记》《唐贤诗》《宋贤诗》《瀛奎律髓》《元诗体要》，令校书馆印进。”¹燕山君命令校书馆发行《唐音》等书籍，可以推断在此之前《唐音》就已通过官方书籍印刷的方式在朝鲜半岛流传；当年正是明弘治十八年（1488年），据此推断此版《唐音》或为明刻本。目前韩国奎章阁收藏了木板本和笔写本两种版本，半岛各地也有相当数量的异本，可见《唐音》在半岛广为普及，而贾岛诗歌亦在其中，无疑对朝鲜前期文人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除此之外，李朝还有一些选本收录浪仙诗，如肃宗时期出版的《唐诗》、肃宗身后编成的《肃宗大王御笔》、朝鲜仁祖时期编成的《唐诗选集》等。

《韩国文集丛刊》是目前收罗最为齐备的韩国文集汇编，其中援引“贾岛”“浪仙”名号入诗的汉诗多达125首，李朝文人作品占据九成以上，尤不乏徐居正、金时习、李珣、丁若镛等名家之作。贾岛及其诗歌在李氏朝鲜时代屡次被选入唐诗选本之中，数量之多，前朝难以匹及。这些诗歌选本为贾岛诗歌在李朝的传播提供有利条件，贾岛其人深入人心，俨然成为一种跨文化现象，因而朝鲜时代文人也常常将贾岛名号写入诗中，或为用典、或为举陈。

作为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诗人，贾岛不仅诗文名扬万里，身后也有许多逸事为人们津津乐道。在辨析真伪之外，考察故事的接受情况，分析其背后的文化心理，可以更具体感受贾岛的影响力。相传贾岛曾假扮艄公与高丽使联句。朝鲜诗话《芝峰类说》记载此事，朝鲜著名诗人徐居正（2012, p.160）在《东人诗话》也有评述：

高丽使过海，有诗云：“水鸟浮还没，山云断复连。”时贾岛诈为梢人，联下句云：“棹穿波底月，船压水中天。”丽使嘉叹，世传丽使为崔文昌。余考文昌入唐为高骈书记，不与浪仙同时。或者以顾学士送文昌诗有“乘舩渡海”之语，有此误耳。洪武年间，李陶隐崇仁，奉使金陵扬州，舟中一联云：“落照浮云外，残山大野头。”蒿工抚背叹曰：“此措大可与言诗。”即援笔足之。如蒿工者，又焉知非浪仙辈耶？恨不得传其诗耳。

徐居正推断此事并非发生于高丽时期，亦否定贾岛的主角身份。国内有关此事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九引《今是堂手录》，陈尚君（2011）推断为宋人附会贾岛之举。虽然此事未

¹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2023年5月8日）：“燕山君日记”，http://sillok.history.go.kr/id/wja_11105019_002.

必属实，但是推算可得知，在朝鲜王朝前中期，随着宋代文献流入半岛，贾岛其人及其逸事亦已随之传入。徐居正用假设法来验证此“蒿工”是否为贾岛，如果蒿工是贾岛的话，当时人怎么可能不认识贾岛呢？恨不得将他的诗句传遍天下。徐居正此举揭穿传说的漏洞，在侧面恰好可以证明贾岛在朝鲜文坛的流传度。

受制于各种原因，古代朝鲜半岛古籍文献无法全部获取，目前可知的文献未必可以窥探贾岛在半岛的流传之全貌，但是从已有史料中可以勾勒出贾岛在朝鲜半岛流传的轮廓，可以说无论是流传范围还是接受程度来看，朝鲜文人对贾岛的接受在李朝达到顶峰。

二、贾岛在朝鲜文人笔下的形象

贾岛的一生经历丰富，从出家为僧到返俗为官，直至被贬他乡，他的诗歌在人生的不同境遇中呈现不同的内容，塑造出多层面的内心变化。由于贾岛诗歌中对自我形象的塑造，以及中外读者在阅读诗歌和轶事中对作者形象的逐步建构，贾岛在朝鲜文人心中最终形成了多样化、典型化的人物形象。

（一）佛门返俗的诗僧

贾岛一生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他少年出家为僧，法号无本，青年结识韩愈后返俗应举，但在科场屡举不第，闻一多（2022，p.39）认为此时的贾岛“形貌上虽然是个儒生，骨子里恐怕还是个释子在”，仕途坎坷困顿的贾岛将目光转向南禅佛教，渴望获得精神世界的顿悟与解脱。贾岛终其一生也未能真正摆脱青灯佛影的浸染，折射内心世界的诗作也打上深深的佛教痕迹，他常常以佛理入诗、运用佛教典故，诗歌题材意象也多取自佛门。正如徐居正（1988，p.409）诗云：“前身是无本，当代推皎然。挥毫能得句，飞尘善谈禅。”此句极高地称赞了诗僧贾岛和皎然的创作才华以及他们对禅宗的深厚造诣。

虽然贾岛早年皈依佛门，但仍渴望建功立业。收录在《夹注名贤十抄诗》中的浪仙诗《愚性疏散常以弈棋钓鱼为事》：“武帝翠华在何处，漳川流水至如今”（金程宇，2002，pp.5-12），引用曹丕和刘祯之历史典故，暗含诗人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虽然贾岛仕途屡遭失败，但是从未放弃梦想，渴望有伯乐赏识提拔。他曾以诗为媒，干谒权贵，在此等入世心态下，贾岛获得了韩愈赏识，最终还俗应举。贾岛此举鼓舞了一些才华横溢、志在远方的朝鲜诗僧，他们大胆还俗，追求入世的理想，如李朝文人任天常（2010，p.276）《送致公出山五首·致本岭僧来寓梵窟庵中》：“头陀样子侠流人，三十其年八尺身……街头且莫冲京尹，谁识前身贾浪仙。”或是受到贾岛还俗追梦的大胆举动之鼓舞，或为浪仙《剑客》中大展拳脚之志的感召。僧人本岭不堪佛门枯寂，最终脱下袈裟、蓄发还俗。

不难见出，贾岛还俗入世之举，无疑给了朝鲜诗僧群体很大的勇气和信心，贾岛悄然间成为怀才不遇的朝鲜诗僧的轨物范世。这也投射了诗僧、下层寒士们的投身入世的心愿。

（二）穷苦困顿的诗人

贾岛之苦，苦吟作诗、锤炼字句是其一方面，生活穷苦窘困是另一方面。自34岁还俗应举，到唐文宗开成贬谪为长江主簿，贾岛没有家庭支持和经济来源，最终潦倒一生、客死“传舍”，其诗作对于苦寒困顿生活的刻画和描写可谓入木三分，令人不忍卒读。面对人生命运之坎坷悲惨，贾岛晚年也曾质问命运的不公，从出家为僧到返俗应举，再从仕途失意到回归山林，这样起起伏伏的反映映射着贾岛晚年困顿至极的心理转变。朝鲜诗人在描写穷困生活时多援引贾岛为例证，如金得臣（1993，p.65）在《次太守闵而静韵》中云：“病怀公干似，生计浪仙如。”他用贾岛的穷困生活来比喻自己的生活之困苦。

贾岛穷困的生平与卓越的诗歌成就也常常引起朝鲜文人关于“诗穷”的讨论，如朝鲜诗家南龙翼（2002，p.144）在《壶谷诗评》评：“贾浪仙（岛）、孟贞曜（郊）皆工于穷，而贾胜。”如郑时修（2006，p.34）《对问诗穷》云：“飘泊长江，为官不救饥，则贾浪仙也。夫何二三子之穷，至此其甚也。”可见朝鲜文

人由贾岛生平深刻感知到文章憎命达。俞汉隽《成均进士金子容墓志铭并序辛亥》云：“而乃其穷如贞曜先生、贾浪仙之类，往往夺天机，簸弄造化，天下后世诵其诗，名与天壤俱敝，以此方彼，孰穷孰达，必有能辨之者。”（2000，p.544）俞汉隽意在强调诗歌的后世影响力，如贾岛之类的穷厄困顿的诗人虽然当世怀才不遇，仕途不顺，但所留下的诗文却如流芳千古，他们的声望与成就也千古不朽，这也是“达”的一种表现。

特殊的生平经历与出色的诗歌成就使得朝鲜文人在讨论“诗穷”的问题时都绕不开贾岛，而无论结论如何，贾岛在朝鲜文人心中的形象始终离不开“穷困潦倒”。

（三）文采斐然的诗人

世人对贾岛的评判褒贬不一，轩轻高下，差异极大。自贾岛在半岛流传以来，朝鲜文人对贾岛的评判多为赞美之词。朝鲜诗人徐有本一日梦见仙人赠其银管大毫一枝，便犹如拥有马良神笔般诗思如涛，挥洒万有，在诗中他这样描述此情景：“……驰骋百氏林，上下谁与肩。瘦生杜工部，敲推贾浪仙。酸寒何足道，惊人未必贤。愿从骑鲸子，一斗飞百篇。”（徐有本，2010，p.22）诗人在梦中获得银管大毫后叱咤诗坛，自觉可与杜甫、贾岛比肩，可见在其心中贾岛诗才堪比诗圣杜甫。

具体创作而言，不少朝鲜文人对浪仙诗也给予了极大的赞誉，如金万基《咏物四首诗序》（1995，p.349）云：

古人云着题诗极天下之难……独有少陵、浪仙、尧臣、昌父之作，托物以喻，意在言表，而无前二者之病。余窃不量而效颦焉，辞藻之美虽不敢望古人，而微意所在则或有取焉者矣。

着题诗属于咏物诗，却不能直言其物，而应“赋而有比”，抒发己志，故被为“天下之最难”，金万基认为唯有杜甫、贾岛、梅尧臣、赵蕃能够驾驭此法。如贾岛所著《病蝉》，一只病蝉因折翼而不能飞，在手心中苦苦挣扎，发出辛酸清越的呻吟，黄雀和鸢鸟正虎视眈眈，试图残害。贾岛久困科场，有才无命，此诗虽言病蝉，实则托物言志，以“病蝉”比喻寒士之不遇，以咏蝉感叹自身的坎坷境遇，倾吐愤世不平之情，语意精到，可见诗笔卓越。

（四）骑驴推敲者

骑驴推敲是贾岛最典型的形象，这种印象来源于“贾忤旨”和“无官受黜”之典故。相较于贾岛诗歌的传唱需要一定的门槛与条件，贾岛“骑驴”典故的形成和流传更加迅速、更有影响力。在晚唐，贾岛“骑驴推敲”的形象已然树立，随着贾岛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历朝历代皆出现“贾岛现象”，而贾岛最突出的“骑驴推敲”形象在世人心中已然固化。朝鲜诗人和诗论家也基本沿袭中国诗坛的印象，接受了贾岛骑驴推敲、苦心吟诗的形象，因而在朝鲜诗人笔下，贾岛的出场往往是蹇驴推敲。

正如徐居正《题诗》云：“驴背吟诗惭贾岛，如何迷得字推敲。”（1988，p.76）李朝文人《再用前韵》其二有“崖平坑满浑无界，驴背推敲失路叉”一句，文后特地加注曰：“贾岛于驴上，炼字未定，作推敲之状，不觉冲犯京尹，况此雪深，岂能辨路歧乎”（金安老，1988，p.281），盖援引贾岛骑驴冲撞京尹的典故。姜玮有诗《敲推用长安新月韵》，以“推敲”为题，融合韩愈赏识贾岛、潦倒穷困之典故，虽只字不提贾岛其人，但字里行间全然指向贾岛，诗云：“一回推也一回敲，工就龙钟老竹梢。非乏世间韩吏部，自吾无分不曾交。未经贡选一推敲，穷到无星秤尽梢。宁知地下修文阙，不藉人间半面交。”

（姜玮，2003，p.423）由此不难看出，贾岛苦吟推敲的形象已然凝固在“骑驴”之中，在李朝文人心中，诗人、骑驴与吟诗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文化符号。

三、朝鲜文人对贾岛诗歌创作的接受

在唐代诗人中，贾岛及其诗歌历来颇受争议，尊之者将贾岛奉为“佛祖”，贬之者斥贾岛为“虫吟”。当贾岛作品以及中国诗论流入朝鲜半岛后，朝鲜文人对贾岛作诗的观点也产生分歧，认可贾岛诗歌成就，以次韵、集句与化用、拟作等方式学习贾岛诗歌。与中国诗人一样，朝鲜文人也热衷次韵作诗，除去对废和诗歌传统的继承，背后寄寓着对贾岛的钟爱之情，如俞泓、姜鼎焕、洪直弼等文人都曾次韵贾岛诗歌。朝鲜名臣吴瑗曾追随浪仙名作《送朱可久归越中》而作诗《同诸君夜酌次贾浪仙韵》，诗云：“紫陌钟传后，高天月上初。冰霜千籁迥，灯火一窗虚。夜冷飞禽息，庭空古竹疎。深樽聊共子，幽兴得琴书。”

（吴瑗，1998，p.314）此诗声韵上与浪仙诗韵律完全一致，内容上笔锋一转描绘与友人同酌时深幽怡人之夜景，别出心裁。此类废和浪仙诗韵之作不胜枚举。

集句诗不仅是文字游戏，更可以窥探出朝鲜文人的喜好偏向。李朝著名诗人金时习（1988，p.201）在《山居集句》其十六就曾征引贾岛《题隐者居》中“片云孤木伴身闲”之句。金时习亦为诗僧，酷似的生平背景令他们旨趣相通，在结构方式和心理感受上都很相似，皆表露出对清寂山寺的向往。其中，“片”“孤”二字虽显孤寂，但他享受山水丛林之乐，因而颇具闲情逸致。差别在于，金时习进入山中的缘由是对现实政治的失望和幻灭，世祖暴政直接导致他来到金鳌山剃发为僧，因此不愿以尘世纷争扰乱现在清静无欲的生活，故而贾岛的隐逸之句道出他远离世俗的意志。他者如金弘郁（1993，p.11）和李光胤（2006，p.260）都曾援用贾岛诗句“宿客不眠过夜半”，如此例子不胜枚举。

诗歌的化用与集句相似，皆取已有语句，再重新组合，灵活运用，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贾岛《剑客》意气昂扬，诗中以剑客自喻，以宝剑比喻才能，借剑客之言，表达要实现政治抱负的豪情壮志。诗人尹善道（1992，p.271）在《次韵酬李季夏用汝南故事咏雪》中“当今谁发半夜刃，我欲赠之十年刃”便化用了《剑客》之句，托宝剑以言壮志，渴望受到重用。又如朝鲜文人李瑞雨（2007，p.97）在《四穷诗》中云：“唐突青驴赤捧头，长安落叶总堪愁。三年一句无人赏，归卧空江古石楼。”句句点化贾岛事迹，还化用名句“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也恰符合朝鲜文人对贾岛“穷”的印象。贾岛诗《访隐者不遇》在朝鲜半岛传唱度极高，朝鲜诗人丁寿岗（1988，p.182）学习模仿，拟作同名诗《访隐者不遇》：“空见岩扃闭，不知人所去。烟林随步迷，归路向何处。”此诗效仿浪仙诗的结构，以寻道者不遇为主题，漫步山林中却迷失归路，平淡深沉的诗境浑然天成，深得浪仙诗深幽静远。

李朝著名诗人徐居正多次以贾岛法号“无本”入诗，《寄清寒》诗云：“我爱岑禅者，本来面目真。道从惠能出，诗与无本亲。高谊已闻主，清谈能动人。交游多自幸，更结后生因。”（徐居正，1988，p.398）徐居正在此诗直接赞赏禅者保持真实本性之态度，在禅宗中，这是超越一切烦恼和执着的清净之心。他直言诗作风格、言谈举止以及与人交往与禅道颇有渊源，诗歌的审美和创作上的旨趣贴近贾岛，从诗中也可以看出徐居正对贾岛的欣赏，也暗示了李朝“以禅入诗”的潮流。

随着贾岛影响力的扩大，朝鲜文人受到更深远的影响，不少人认同贾岛“苦吟为诗”之法，进而追随。朝鲜大儒金昌翁（1996，p.482）曾云：“然学于性情，岂非求诸内乎，犹以舍己从人为难；学于文词，所鹜者外，固其矜长而护短者之众也。如贾岛之推敲，齐己之一数，只两字商量，取决于人，诗家传为美谈。”金氏从性情和文词两个方面盛赞贾岛苦吟推敲之法。此外，《葛驿杂咏》云：“大抵人情懒致思，儒林端拱亦无为。推敲二字千吟苦，朱子称高贾岛诗。”（金昌翁，1996，p.295）他先是讽刺了当下诗人情思懒惰，文人墨客皆无优秀诗作。紧接着又赞扬贾岛“苦吟推敲”的作诗方法，潜心刻苦、反复吟咏，连被朝鲜文人奉为巨儒的朱熹也盛赞贾岛，可见他们对贾岛“苦吟推敲”之法的推崇与赞赏。

同为金氏家族的金得臣自陈平生最爱作诗，主张作诗应该“用尽一生心力”，唯有细细斟酌推敲，达到“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之境界，才可流芳百世。金得臣（1993，p.41）在诗中自明：“为人性癖最耽诗，诗到吟诗下字疑。终至不疑方快意，一生辛苦有谁知？”他作诗取法晚唐苦吟派，深受贾岛

苦吟影响，作诗身体力行，可每每吟诗之时又反复遣词炼字，斟酌推敲每一句诗、每一个字，往往修改多次，直到满意才肯罢休，而此中辛苦，只有诗人自己知晓。以上可见一些朝鲜文人对贾岛“苦吟推敲”之法的推崇与赞赏。

四、朝鲜文人对贾岛诗歌创作的批评

历代文人对浪仙诗的态度各不相同，爱之者称赞不已，恨之者却嗤之以鼻。苏轼以“郊寒岛瘦”来评价贾岛和孟郊之诗风，指出他们的诗作分别具有清寒、瘦硬的特点，认为贾岛的诗歌在形式上拘谨，气势上收敛，美感上清寒，内容上狭窄。（白爱平，2006）这一评价被后人解读为对贾岛诗歌在气势和格局上不足的批评。

或是自发，或是沿袭，朝鲜文人在不同程度上对贾岛苦吟诗法提出责难。首先，一些文人对贾岛耽于苦吟之举不解而惑，如徐居正（2012，p.164）在《东人诗话》中批评道：“予观浪仙之诗，寒瘦涩癖，何至垂泪？黄元之句老儒常谈，何痛哭自苦如是！”贾岛有“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诗句，正是其苦吟精神的体现。但徐居正认为，贾岛的诗风寒瘦涩癖，内容单调平淡无奇，缺乏新意和深度，不至于达到每次创作都痛哭流涕的程度。这里既有对贾岛创作态度的惊讶，也侧面表达了苦吟作诗不必过于极端、痛哭自苦之意。

在创作方法上，李朝诗人讲究诗意的浑然天成，而非精雕细琢，诗义应有所寄托，而非无病呻吟。如李晚秀（2001，p.553）《寄春桥》曰：“文章自是关时运，莫作推敲贾浪仙”，意在强调诗人的创作需来自社会现实，不应像贾岛一样苦吟牢骚、为文造情、刻意推敲。李朝著名实学派文学家丁若镛（2002，p.124）在《老人一快事六首效香山体》其五曾发出这样的宣言：“竟病不必拘，推敲不必迟。兴到即运意，意到即写之。”认为朝鲜文人应该书写具有朝鲜民族特色的诗歌，因此不必拘泥于汉诗所要求的声律的工整和诗语的推敲，诗兴到了便可直抒胸臆，任凭诗意的自然流出、随其自然。此外丁若镛（2002，p.388）在《示二子家诫》对自己的个人诗风有所说明：

余性不喜诗律……缘余平生耻柳子厚谪中诸文，率多咽咽凄悲语，遂废之。及既年深，处坎如夷，或登山临水，怀绪旷达，发之为诗，辞旨豪宕，然至乐在于经传，竟不肯留心推敲，集中诸诗，多不惬意。

丁若镛不喜诗歌声律，反对凄苦怪奇之语，作诗的乐趣来源于研读经传，因此诗作均非刻意费力推敲之作。这或出自“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在性理学文学观念的影响下，李朝文人多数认为“诗非要务”，主张文学应该发挥社会功用，强调文学的道德教育意义，故不难理解为何丁若镛反对用力推敲之法。

作为一种创作风格倾向，“僻”曾被皎然视为诗家大忌，一些朝鲜诗家沿袭这一观点，认为贾岛作诗有时太过注重吟苦，在审美上多沉溺于凄凉冷寂、萧条幽峭、破碎荒凉的意象中，因此，清幽之余多为哀伤，诗风更像倾向于带有贬义色彩的“蹇涩”。朝鲜诗人李海应在诗中有两次援引贾岛，如：“诗癖瘦人怜贾岛，琴伸证友待钟期”和“文章贾岛空怜瘦，寥落昌黎愿送穷”。（王小芳、姚晓娟，2021，p.55-59）在他眼中，浪仙诗莫过于“瘦”“僻”二字，贾岛作诗太过于注重苦吟，致使诗境过于孤峭瘦硬、风格僻涩而余味不足。

《日得录》是朝鲜正祖李祘时期撰写的一部史书，共十八卷，其中涉及文学部分五卷，精选各朝名家之作，却不选贾岛之流，书中附有《诗观义例》（2002，p.265）解释了编书的文学观念和选文标准：

诗者，关世道系治忽……幽险奇巧者，孤臣孽子之文也。唐之郊、岛，明之锤、谭，岂非杰然者？而

皆予所不取。

若郊、岛之寒瘦，往往令人幽悄不乐。……若此者非不卓然，号之曰名家，而去取之权衡，自有深意，亦唯善观者可自知之耳。

受儒家文化的辐射影响，《日得录》的编选遵循儒家思想观念，选录的作品均为太平安和的盛世之声，而贾岛之流虽自成一家，但诗歌声律急促轻佻、内容悲伤幽涩、意境孤涩狭窄，与儒家所提倡的“温柔敦厚”大相径庭，故不被收录。从选文的标准来看，《日得录》对贾岛的舍弃实则代表以儒家为纲的李朝对贾岛寒俭局促诗风的否定。

韩国著名史学家李丙焘（1986, p.79）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比儒学的诞生地中国更加遵从儒家文化的国家。”李氏朝鲜王朝以儒学为道，尊奉程朱之学。自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后，便逐渐渗透，与其本土文化相容相生，故而以儒治国逐渐成为古代朝鲜半岛王国统治的正统思想，自高丽时代，诸如徐居正、丁若镛等诗家与诗论家大多同归于儒家门下，李朝中后期思想与文化观念又深受宋明朱子影响，流露出浓厚的理学倾向。故而，李朝诗论家对于贾岛之批判融合延续中国历代观念，并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对于贾岛奇僻诗风的批判更甚。

五、结语

作为汉语言文化圈国家之一，古代朝鲜半岛王国积极吸收、融合中国文化，与中国思想文化异流而同源。通过梳理朝鲜文人对中国诗人贾岛的认识和接受状况，得出一衣带水的两个民族之间的亲切感和认同感，苦吟著称的诗人贾岛不仅在国内有着不朽的诗名，这些扣人心弦的诗歌在朝鲜半岛也吸引着许多文人的情感共鸣。而朝鲜文人对贾岛诗风的责难，与国内略有差别，究其原因，与儒家思想在李朝的根深固化不无关系，也可以反映古代朝鲜文化对中国文化因子的流变、接受和改造。儒家思想虽源于中国，但在朝鲜半岛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对文人世界观的影响超出想象，因此应着眼于究竟何种因素促使文化差异的产生，关注两种文化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更加冷静客观的态度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中国文学的普遍性和世界性。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ferences

- 白爱平（2006）：《姚贾接受史》，陕西师范大学，学位论文。
 [Bai Aiping (2006). *A History of the Reception of Yao and Jia*.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徐居正（2012）：“东人诗话”，《韩国诗话全编校注》（蔡美花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Xu Juzheng (2012). “Poetic Talks by Easterners”, in Cai Meihua (Ed.), *Complete Compi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Korean Poetic Talks*,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丁寿岗（1988）：《月轩集》。景仁文化社。
 [Ding Shougang (1988). *Yuexuan Ji*. Gyeongin Cultural Society.]
 姜玮（2003）：《古欢堂收草》。景仁文化社。
 [Jiang Wei (2003). *Guhuan Tang Shoucao*. Gyeongin Cultural Society.]
 金程宇（2002）：“韩国本《十抄诗》中的唐人佚诗辑考”，《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5）：5-12。
 [Jin Chengyu (2002). “A Study of the Lost Tang Poems in the Korean Edition of Shichao Shi”. *Journal of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5): 5-12.]
 金安老（1988）：《希乐堂稿》。景仁文化社。

- [Jin Anlao (1988). *Xile Tang Gao*. Gyeongin Cultural Society.]
金昌翁（1996）：《三渊集》。景仁文化社。
- [Jin Changxi (1996). *Sanyuan Ji*. Gyeongin Cultural Society.]
金得臣（1993）：《柏谷集》。景仁文化社。
- [Jin Dechen (1993). *Bogu Ji*. Gyeongin Cultural Society.]
金万基（1995）：《瑞石集》。景仁文化社。
- [Jin Wanji (1995). *Ruishi Ji*. Gyeongin Cultural Society.]
邝健行、陈永明、吴淑钿（2002）：《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中华书局。
- [Kuang Jianxing, Chen Yongming, and Wu Shudian (2002). *Selected Materials on Chinese Poetry in Korean Poetic Talks*. Zhonghua Book Company.]
李晚秀（2001）：《履园遗稿》。景仁文化社。
- [Li Wanxiu (2001). *Jiyuan Yigao*. Gyeongin Cultural Society.]
李丙焘（1986）：《韩国儒学史略》。亚细亚文化社。
- [Li Bingtao (1986). *A Brief History of Korean Confucianism*. Asia Culture Society.]
齐文榜（2007）：《贾岛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
- [Qi Wenbang (2007). *A Study of Jia Dao*.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全寅初（2005）：《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5 集部》。学古房。
- [Quan Yinchu (2005). *General Catalogue of Chinese Classical Books Collected in Korea: Volume 5, Collection Department*. Hakgojae.]
任天常（2010）：《穷悟集》。景仁文化社。
- [Ren Tianchang (2010). *Qiongwu Ji*. Gyeongin Cultural Society.]
王成（2011）：“朝鲜诗家金得臣诗论的审美意蕴”，《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5-96。
- [Wang Cheng (2011). “The Aesthetic Connotations of Jin Dechen's Poetic Theory, a Poet from the Joseon Dynasty”. *Journal of Xinxia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35(1): 95-96.]
王小芳、姚晓娟（2021）：“朝鲜文人李海应燕行诗歌中的中国元素”，《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4）：55-59。
- [Wang Xiaofang, Yao Xiaojuan (2021). “Chinese Elements in the Yanxing Poetry of Li Haiying, a Literati from the Joseon Dynasty”. *Journal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4): 55-59.]
闻一多（2022）：《唐诗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
- [Wen Yiduo (2022). *Miscellaneous Discussions on Tang Poetr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徐居正（1988）：《四佳集》。景仁文化社。
- [Xu Juzheng (1988). *Sijia Ji*. Gyeongin Cultural Society.]
徐有本（2010）：《左苏山人集》。景仁文化社。
- [Xu Youben (2010). *Zuo Su Shanren Ji*. Gyeongin Cultural Society.]
尹善道（1992）：《孤山遗稿》。景仁文化社。
- [Yin Shandao (1992). *Gushan Yigao*. Gyeongin Cultural Society.]
俞汉隽（2000）：《自着准本二》。景仁文化社。
- [Yu Hanjun (2000). *Zizhuo Zhunben two*. Gyeongin Cultural Society.]
张伯伟（1996）：“朝鲜古代汉诗总说”，《文学评论》（2）：120-126。
- [Zhang Bowei (1996). “A General Account of Ancient Korean Chinese Poetry”. *Literary Review* (2): 120-126.]